

素后，随着嘀嘀声，监护仪里终于出现了大家梦寐以求、期待已久的波形。摸着患者越跳越强的脉搏我知道，患者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这是我心肺复苏成功的第一名患者，心中混杂着成就感、紧张感和一种无名狂喜，我急切地想把起死回生的喜悦分享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患者的儿子，当我告诉他，老太太心脏开始复跳之后，他的眼神一亮，之后就背转过去久久没有说话，从他抽动的背影可以看出来他哭了，哭得越来越凶。一个之前几乎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现在却哭得像个孩子。

患者儿子前后巨大的转变和患者起死回生的巨大喜悦给了我极强的心理冲击。这件事让我满怀信心和冲劲，觉得只要我们医护人员付出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直到遇上了下一个磨炼心性的病例。

这名患者是一名从农村来的孩子，感染性休克，生命危在旦夕。穿戴朴素甚至有些寒酸的父母焦急却积极地配合着我们的一切治疗，7个日夜过去了，我们和这个家庭倾尽一切努力，但孩子最终没有保住。最后两天，我其实做的更多的只是安慰，不过我能够感受到恰恰是我的安慰给了这个家庭精神上的支持，协助他们熬过了生死离别。他们走之后，收拾卫生的人员发现了半袋发硬的馒头，我们从邻床病友那里得知，这几天，这对父母就一直在吃这些馒头，因为孩子治病，家里的钱已经花光了，干活的牲口都卖了。本以为这就是结束，但在过年前，孩子父亲抱了一个纸箱来看我，腼腆地说：“沈大夫，上次走得急，没来得及感谢你，家里穷，没别的了，这是家里新养的小鸡刚产下的蛋，卖相不好但都是绿色的，沈大夫过年吃，别嫌弃。”看着一箱大小不一、粘着鸡粪的鸡蛋，我知道这不仅是鸡蛋，更是这位刚失去儿子的农民质朴由衷的谢意。我不忍推辞，只能把孩子爸爸一直送到楼外，看着雪地里渐渐远去的脚印和渐行渐白的背影，我的心里百感交集。从那以后，那个雪白的背影就会时时浮现在我脑海里，提醒我要是不成为一名好医生，就对不起那个背影、对不起那份信任，也对不起医者的职业道德和自己的良心。

之后，我会对每一位患者都倾尽全力，不光是要求自己，也习惯性地推动着患者家属积极配合我，一旦遇到不配合或不积极治疗的，就会产生排斥心理，觉得是他们拖了我诊疗的后腿，语气上也会有所怠慢，甚至曾发生过矛盾，直到遇到第三名记忆深刻的患者。

这名患者送来急诊的时候已经是濒死昏迷状态，抢救室心肺复苏成功之后送到了我所在的EICU。他的儿子看起来有些木讷，话很少，感觉对生病的父亲似乎没有很多的关切。在沟通交代快结束时，他说：“医生，刚才抢救完我就剩两万来块了，这些钱花完我就没钱了，你看着治吧。”这让我预感到，对于后续治疗家属很可能不积极，而患者病情又太重了。经过3天的治疗，患者心跳血压趋于稳定但呼吸神志一直没有恢复，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这3天，患者儿子一直守在父亲身边几乎没有睡觉。第3天查房时发现患者脚上多了一双毛袜子，患者儿子跟我说：“我妈在家里卧床3年了，平时一直是我爸照顾着。这次我爸病了，我妈说我爸平时手脚冰凉，让我特地把毛袜子翻出来给爸套上。”本来我想说咱这屋里有空调不冷，另外患者现在是昏迷状态不知道冷，但看着他隔着袜子轻轻地揉父亲的脚，我说出口的是：“嗯，怕冷就多给他揉揉脚，搓一搓也热乎点。”因为在这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个木讷中年男人对父亲和家庭那份深沉厚重的爱。天不遂人愿，查房后第二天脑电图的电静息报告却给我们浇了一盆冷水，患者脑死亡醒不过来了。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还是那副木讷的表情，但低头擦泪的动作却暴露了内心。回到床边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声音低沉，电话那头得到消息之后是久久的沉默，这时他已经是泪流满面，只是在忍着哭泣的声音不让母亲听到。在旁边的我只能隐约听到电话那一端老人的抽泣，手机随着手止不住地抖动，许久之后他深吸了一口气说：“妈，我不想让爸遭罪了，他要是还明白的话也不想这么活着。”电话那头的哭声猛地清晰起来……他放下电话，跪到了床边，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爸，儿子这辈子没能耐，只能陪您走到这了，下辈子吧，下辈子我再好好孝顺您。”

19年的医者之旅中，我有幸收获到了这些宝贵的经历，让我懂得医者要敬畏生命、为每一名患者全力奔赴；同时，也让我体悟到了有温度的仁心医者不光要会治病救人，还要会同理共情、抚慰人心。